

浙江文叢

新編本

宋濂全集

〔第四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新編本

宋濂全集

〔第四冊〕

宋學士文集（三）

宋學士文集(三)

翰苑別集
芝園前集

翰苑別集卷第一

楊氏家傳

楊端，其先太原人，仕越之會稽，遂爲其郡望族。後寓家京兆。唐末南詔叛，陷播州，久弗能平。僖宗乾符三年，下詔募驍勇士將兵討之。端夢神人告曰：『爾亟往，此功名機也。』端與舅氏謝將軍詣長安，上疏請行。上慰而遣之。行次蜀，蠻諜知之，斂退者半。乃詣瀘州合江，逕入白錦軍高遙山，據險立砦，結土豪臾、蔣、黃三氏，爲久駐計。蠻出寇，端出奇兵擊之，大敗。尋納款結盟而退。唐祚移於後梁，端感憤發疾而卒，子孫遂家于播，宋贈太師。

太師生牧南，既嗣世，痛父業未成，九溪十洞猶未服，日夜憂憤。其子部射逆其志，選練將卒，伐羅閩。時閩附南詔，部射深入，閩匿將士絕其後，部射力戰死。其子三公抱父尸不去，閩執之以歸。牧南卒。

三公幽于閩半載，會阿永蠻酋長黑定^(一)與閩有連，語之曰：『殺其父而囚其子，人弗爲也。盍歸諸？』閩不答。黑定怒，夜以一牝馬竊載與俱歸，且發兵納三公界上。三公遣衛兵檄召謝巡檢，謝帥夷獠逆之。會濟江夷獠忽懷異志，引舟岸北，呼謝曰：『爲我語若主，當免我科賦。』

否則吾不以舟濟。』三公怒，瞋目視舟，噓者三，舟奔而前，三公遂涉。夷獠爭持牛醢酒爲謝。三公剪帛繫獠頸，吸水喂之，帛成^(二)蛇形。獠伏地哀祈，誓輸賦不敢反。三公復喂之，帛如初。三公生二子：實、實。實當立，自以才不逮，讓與實。實字真卿，聞宋太祖受命，即欲遣使者入貢。會小火楊及新添族二部作亂，實同謝巡檢討之，夜薄賊營，盡殲其衆。實傷流矢，病創而卒。

實生昭，字子明，既嗣世，二弟先，蟻各擁強兵。先據白錦東遵義軍，號下州。蟻據白錦南近邑，號揚州。昭不能制。曾未幾何，蟻稱南衙將軍，舉兵攻先，且外結閩兵爲助。謝巡檢子都統謂昭之子貴遷曰：『蟻召仇讎而賊同氣，罪不容于死，盍討之？』遂大發兵，設三^(三)覆於高遙山，要其歸而擊之。閩大潰，赴水死者數千。蟻亡入閩。

貴遷，太原人，與端爲同族。其父充廣，乃宋贈太師中書令業之曾孫，莫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延朗之子。嘗持節廣西，與昭通譜。昭無子，充廣輟貴遷爲之後。自是守播者，皆業之孫也。

貴遷字升叔。慶曆、皇祐間，儂智高亂邕，貴遷曰：『通夜郎，浮牂牁，出其不意擊之，漢制南粵之奇策也。吾當報國以自效。』即如瀘，次于南川，得暴疾，將還，其季父先使南川鉅族趙隆要殺之。官至武功大夫德州刺史。生三子：光震、光榮、光明。

光震字長卿。瀘南夷羅乞弟叛，瀘遣使乞師，光震督兵行。時閩黨宋大郎與乞弟通，遏其

歸道。光震與戰，連七日不決。遣帳卒王龍問道走播，趣謝都統濟師。謝至武婆山，見二酋縱騎橫槩馳騁，若指麾其衆。謝以勁弩射其一，應弦而斃。其一大憤，拔刃衝陣。謝斫傷其首，殺之，即宋兄弟也。二夷懼而退，因不能爲瀘患。光震官至從義郎沿邊都巡檢使。生五子：文廣、文真、文錫、文貴、文宣。

文廣字敬德，少孤。仲父光榮潛謀篡立，衆弗與，光榮奔高州，欲藉蠻兵以危宗國。文廣與部將謝石近、謝成忠謀，奉書幣^{〔四〕}逆光榮以歸，事之如初。光榮復欲陰鳩文廣，文廣詭爲不知，愛敬日篤。黃標儀盜發光震墓，文廣捕斬之，事連其弟理郭。理郭奔高州蠻，謀作亂，會老鷹砦獠穆族亦叛。文廣命謝都統討夷之，斬理郭，戮穆獠，釋其黨七人。初，西平徭視諸蠻尤桀黠難制，文廣偕成忠夜入其柵擒獲之，尋數其罪貸焉。當文廣之時，蠻獠爲邊患，楊氏先世所不能縻結者，至是叛討^{〔五〕}服懷，無復携貳，封疆闢而戶口增矣。年僅三十六而歿，君子惜之。官至武節大夫。生三子：惟聰、惟吉、惟信。

惟聰字晦之，七歲而孤，育於母舅謝石近家。石近以主少衆貳，因奉光榮攝堡事。光榮立日久，益固位。惟聰既長，光榮深忌之，置毒魚中，欲加害。覺之，弗食。光榮復爲逆婦高州，給與俱，將殺於中途，謀洩，弗果行。光榮恚，籍播州二縣地千七百里往獻于朝，詔即其地建白錦堡，加光榮禮賓使。光榮還，惟聰率部佐出迎。光榮豫置毒于茗以俟，隸人誤進，光榮啜之，即斃。惟聰始親政。光榮弟光明懟惟聰，暮夜以兵劫之。惟聰出禦。光明敗奔蜀，訴于部使

者李獻，誣惟聰謀不軌。獻入其辭，矯發南平諸寨兵入播。惟聰憤懣不自勝，大集兵拒戰，敗其師。事聞，詔奪獻官，進惟聰修武郎左班殿直，賜金帶錦袍慰諭之。光明因亡入閩而死。居無何，惟吉復作亂，殺惟聰二子。衆怒，共誅之。惟聰深懲家難，禱于上下神祇，誓曰：『世世子孫，不可以權假人。違此言者，天實殛之。』惟聰復生二子：選、逡。

選字簡夫，始立，值徽、欽二帝播遷，高宗南渡。選慷慨負翼戴志，務農練兵，以待徵調。士大夫趨之。性嗜讀書，擇名師授子經。聞四方士有賢者，輒厚幣羅致之，歲以十百計。益土方禹卿來市馬，爲夷人所劫，轉鬻者至再。選購出之，遷於客館，給食與衣者數載。屬歲大比，選厚餽，遣徒衛送其還益，竟登進士第。逡貳於選，謀入閩作亂。選邑喪明而終，官至武經郎。生十有三子，唯軫、軾最良。

軫字德輿，美髯長身，狀貌瓌偉，剛果勇決，人服其能。嘗病舊堡隘陋，樂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，徙治之，是爲湘江。軫初無嗣，鞠軾子粲爲後。晚生三子：勳、居、鼎。以粲賢，遂不易初議。尤愛軾，尋授軾堡政，獨築室萬泉以終。軾畜一虎，馴服左右，常駕以出游。人異之。官至秉義郎。

軾字德載，沉靜寬厚，孝友無間言。遇軫諸子，不趨若己出。初，先據下州，世治兵相攻，凡七傳至煥。軾之幕官猶泳從容白曰：『骨肉相殘，夷狄之俗也。上下楊其初由一人而分，干戈日夜相尋，孰若講信修睦，復兄弟之親乎？』軾欣然曰：『吾有志久矣。子爲我往說之。』泳

至下州，煥頓顙受命，遂盟而還。軾留意藝文，蜀士來依者愈衆，結廬割田，使安食之。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，土俗爲之大變。軾官至成忠郎，累贈武節郎。

粲字文卿，小字伯強。幼授《大學》，即掩卷嘆曰：『此非一部行程曆乎？必涉歷之至，乃可爾。』長好鼓琴、投壺。粲母弟輝，有寵於父，幾奪其位。粲亦欲以位讓之，因猶詠言，得不廢。開禧三_(六)年，蜀帥吳曦叛，粲帥師赴援，會曦誅，不果。貢戰_(七)馬三百，黃白金鉅萬，且請因曦誅大舉北伐，以雪先耻。上優詔答焉。嘉定十二年，復輸馬三百於蜀帥。蜀帥以聞，上益嘉之。南平夷穆永忠盜據公家田，粲曰：『穆不道，犯王略，吾爲藩臣，可緩其死耶？』帥衆討平之，斬永忠，歸其田南平。閩酋偉桂，弑父自立。粲聲罪致討，敗其衆於滇池，斬首數千級，闢地七百里，獲羊牛鎧仗各以千計。煥違盟，鈔掠界上。粲遣兵誅之，歸煥所掠地賦於珍州，下楊平，邊患遂熄。粲性孝友，安儉素，治政寬簡，民便之。復大修先廟，建學養士，作《家訓》十條，曰：盡臣節，隆孝道，守箕裘，保疆土，從儉約，辨賢佞，務平恕，公好惡，去奢華，謹刑罰。論者多之。楊氏居播十三傳，至粲始大。官終武翼大夫，累贈右武大夫、吉州刺史、左衛大將軍、忠州防禦使，賜廟忠烈，封威毅侯。生三子：价、佐、佑。

价字善父，英偉沉毅，自少不群。父没，以郡政畀其子文，專志養母。端平中，北兵犯蜀，圍青野原。价曰：『此主憂臣辱時也，其可後乎？』乃移檄蜀閫，請自效。制置使趙彥訥以聞，詔許之。馳馬渡劍，帥家世自贍之兵五千，戍蜀口。圍解，价功居多。詔授雄威軍都統制。未

幾，復白錦堡爲播州，文領郡，价統兵如故。蜀警又急，詔价以雄威軍戍夔峽。价分署所部，屯瀘渝間，遣奇兵擊東，遂以捷多，遷武功大夫、閣門宣贊舍人。嘉熙初，制置使彭大雅鎮渝，檄价赴援。价督萬兵屯江南，通蜀聲勢，北兵不敢犯。孟珙宣撫荆湘，余玠制置西蜀，皆倚价爲重。上屢下詔褒美之。价指天誓曰：『所不盡忠節以報上者，有如皦日。』一日，大飯群僧，价趺坐誦佛書數語而終。价好學，善屬文。先是，設科取士未及播，价請于朝，而歲貢士三人云。贈開府儀同三司、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，賜廟忠顯，封威靈英烈侯。

文字全斌。紹定中，北兵始入劍。文日閱士卒爲備，蜀中避地者多歸之。嘉熙中，北兵窺江，彭大雅復來徵師。价命裨將趙暹師萬兵赴戰石洞峽，擊破之。以功轉武德郎、閣門祇候。父卒，詔起文視事，進武功大夫、閣門宣贊舍人。文移書余玠曰：『比年北師如蹈無人之境者，由不能禦敵於門戶故也。曷移鎮利閬間，經理三關，爲久駐謀，此上計也。今縱未能大舉，擇諸路要險，建城濠以爲根柢，此中計也。下則保江自守，縱敵去來耳。況西番部落，已爲北所誘，勢必撓雪外以圖雲南，由雲南以并吞蠻部，闖邕廣，窺沅靖，則後門幹腹，深可憂也。』玠偉其論，竟徇中計。後果如文言。淳祐八年，西帥俞興西征，發兵五千人與俱。大戰者三，皆捷。遷左衛大將軍。余玠北伐漢中，文命將趙寅會兵渝上，三次戰又捷。十二年，北兵圍漢嘉。文使總管田萬率兵五千，間道赴之，夜濟嘉江，屯萬山，必勝二堡。萬以勁弩射之，敵不能支，遂却。加右武大夫。寶祐二年，北兵由烏蒙渡馬湖入宣化。宣撫使李曾伯來徵師。文遣弟大聲

統兵行。大小九戰，又捷。轉左武大夫。五年，北兵循雲南將入播，文馳奏。詔節度使呂文德偕文人閩，諭群酋內屬。大酋勃先領衆降。六年，拜親衛大夫。以解漁城圍，剪烏江寇功，加忠州團練使。景定間，劉雄飛、夏貴守蜀，復江安州，餉禮義山戰，懸壺平，而播兵爲多。進中亮大夫、和州防禦使、播州沿邊安撫使，爵播川伯，食邑七百戶。詔雄威軍加『御前』二字以寵異之，歲賜鹽帛給邊用，著爲令。文留心文治，建孔子廟，以勵國民。民從其化。卒於咸淳元年，贈金州觀察使。元贈榮祿大夫、同知樞密院事、柱國，追封播國公，謚崇德。

生一子邦憲，字仲武，倜儻有大節，好書史，善騎射。始冠，授成忠郎、雄威軍副都統，通管州事。二年，閩大舉入寇，破立邊諸戍。邦憲出師拒之，閩敗却。尋潛渡烏江，步騎猝至，民大駭，邦憲部署諸將，令曰：『必剪此寇而後朝食。』蠻聞，急引退，甫涉江，邦憲追擊，大敗閩衆於中流，斬首千級，擒其酋羅汝歸。進武節大夫、沿邊安撫使。閩又悉兵寇下邑。邦憲復敗之，獲酋長阿鮓，歷舉其罪狀而釋之。閩自是懼，不復出。拜利州觀察使，遷左金吾衛上將軍、安遠軍承宣使、牙牌節度使。至元十二年，宋平^{〔八〕}。元世祖遣使者詔邦憲內附。邦憲捧詔，三日哭，奉表以播州、珍州、南平軍三州之地降。十五年，入朝，詔襲守如故，拜龍虎衛上將軍，侍衛親軍都指揮使，紹慶、珍州、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、播州管内安撫使。播下邑黃平，壤近於荆地，荆之戍將欲奪而南，邦憲發其姦，請復歸黃平。十八年，陞宣慰使。十九年，閩叛，詔發諸道兵進討。師道播而入，邦憲給饋餉，命將卒與之俱，乃夷之。累贈推忠效順功臣，銀青榮祿

大夫、平章政事、柱國，追封播國公，謚惠敏。

生一子漢英，字熙載，五齡而孤。二十三年，其母貞順夫人田氏挈之朝京師。世祖摩其頂，熟視良久，諭宰臣曰：『是兒真國器也，宜以父爵錫之。』賜名賽因不花，授金虎符，龍虎衛上將軍，紹慶、珍州、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，播州軍民安撫使，賜金繒弓矢鞍勒，遣歸。二十四年，族黨搆亂，殺貞順夫人。漢英衰絰入奏，上詔捕賊至益州，戮以徇。二十七年，詔郡縣上計，播之鄰境拒命，漢英即括戶口租稅籍進。世祖大悅，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。二十八年，漢英入朝，奏罷順元宣慰司，升播州安撫司爲宣撫司，授漢英軍民宣撫使。會羅甸宣慰使幹羅思誘播下邑黃平諸寨酋，詐爲新闢境土以獻。漢英奏復之。幹羅思恚不勝，誣言舊有雄威、忠勝二軍，思播匿弗奏，請籍征交州。漢英抗言納土時，已隸別籍矣。御史臺審覈上之，詔寢其事。俄拜漢英侍衛親軍都指揮使。成宗即位，漢英入朝者三。大德三年，詔錫漢英世守其土。漢英奏改南詔驛道，分定雲以東地隸播，西隸新部，減郡縣冗員，去屯丁糧三之一。民大便之。二年，部蠻桑柘亂，湖廣行省議用兵。漢英言賊勢方盛，宜招諭之。不聽，兵出久無功，竟以漢英議，始相繼降。五年，右丞劉深討南詔，道出播，漢英輦運軍食無乏。六年，閩婦蛇節、宋隆濟叛，詔合湖廣、四川二省兵征之，命漢英以民兵從。甫出師，卒遇賊，漢英力戰，大軍繼之，降阿苴，拔乍籠。賊復合拒，竟大敗。縛蛇節，斬隆濟、阿女而平之。以功進資德大夫，賜玉帶、金鞍、弧矢。仁宗立，顧禮益厚，進勳上護軍，增賜金帛。延祐四年，黃平南蠻蘆蔴叛，新部黎

魯亦嘯劫聚亂。詔漢英宣撫之。二賊降，置戍而還。漢英爲政，急教化，大治泮宮，南北士來歸者衆，皆量才用之。喜讀濂洛書，爲詩文尚體要，著《明哲要覽》九十卷，《桃溪內外集》六十四卷。賜推誠秉義功臣、銀青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、上柱國，追封播國公，謚忠宣。其妻田氏，亦善讀書，人以爲難能。無子，以弟播州招討安撫使如祖之子嘉貞嗣。

嘉貞，至治二年來朝，英宗賜名延禮不花，累官資德大夫，湖廣行省左丞，沿邊宣慰宣撫使。嘉貞卒，子資德大夫、播州軍民宣撫宣慰都指揮使忠彥嗣。忠彥卒，子資德大夫、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、播州軍民安撫使、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鼎嗣。元鼎卒，無子。田氏以如祖季子嘉議大夫、湖廣行省參知政事、播州沿邊溪洞招討使城之子鏗嗣。入我國朝，鏗遣使內附，授以播州宣慰使，實洪武初年云。

史官曰：播州本秦夜郎，且蘭西南隅故地，夷獠錯居，時出爲中國患。楊端藉唐之威靈，帥師深入，遂據其土。五傳至昭，胤子中絕，而貴遷以同姓來爲之後。又三傳，至文廣，威讐德懷，而群蠻稽首聽命，益有光於前人。又三傳至選，留意禮文，尊賢下士，荒服子弟皆知向學，民風爲之一變。又二傳至絜，封疆始大，建學造士，立《家訓》十條以遺子孫。其子孫亦繩繩善繼，尊尚伊洛之學，言行相顧，一如鄒魯之俗。昔之爭鬪敝攘之禍，亦幾乎熄矣。何其盛歟？嗚呼！楊氏以一姓相傳，據有土地人民，侈然如古之邦君。由唐歷五季，更宋，涉元，幾六百年。穹官峻爵，珪組照映，亦豈偶然之故哉？蓋蒙詩書之澤，涵濡惟深，頗知忠盡報君之道，

或天有以相之歟？楊文公大年所行貴遷之先人誥辭，其中書令業，則曰：『向事僞主，當朕親征，爰屬危機，能傾丹款。』其莫州刺史延朗，則曰：『奮身軒陛，效命疆陲，均甘苦而得士心，衽金革而從王事。』以此觀之，其功在國家，澤被生民，可謂厚矣。奕世光榮而弗絕者，雖本於天，其亦有以也哉！其亦有以也哉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酋長黑定』，『黑定』，原作『黑長』，後文作『黑定』，韓本、傳本同。疑『長』爲承上『長』字之誤，今據嚴本改。

〔二〕『成』，原本作『或』，據嚴本改。

〔三〕『三』，韓本、嚴本作『二』。

〔四〕『幣』，原本作『弊』，據韓本、嚴本改。

〔五〕『叛討』，嚴本作『討叛』。

〔六〕『三』，韓本、嚴本作『二』。

〔七〕『戰』，原本作『職』，據韓本、嚴本改。

〔八〕『平』，韓本、嚴本作『亡』。

題李霽峰先生墓銘後

濂兒時，伏讀霽峰先生所撰《大都賦》，即慕艷其人。逮長，受經於黃文獻公，爲言先生博

學而能文，議論英發，如寶庫宏開，蒼壁、白琥、黃琮、玄圭，雜然而前陳，光彩照耀，不可正視，蓋豪傑之士也。未及往見，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。後三十年，而公復薨逝。又二十年，濂亦髮種種，而視茫茫矣。慨念疇昔，有志弗強，賢者不能往親，幸獲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，可勝嘆哉？先生之曾孫象賢，與濂胥會南京，出公所撰墓銘及文集序相示。三復之餘，益重耿耿。象賢名珪，嗜學而有文。今試藝銓曹，擢官鄆州別乘。先生爲有後矣。

衍齡堂記

太常贊禮郎陳君德民，屢謁余爲《衍齡堂記》。予曰：『所記謂何？』德民曰：『壽昌有大族，曰徐氏，其先自太末來遷烏岡，至是族益大。有一翁名海，字季涵，年七十八，其齒其德，群族師尊之。嘗建新堂於東山之麓，久未有以字之。洪武辛亥秋，忽夢神人戴瑤冠而被霞衣，笑謂翁曰：「爾堂當名衍齡。」翁曰：「其義何居？」神人曰：「明發陳德民來，可詳叩之。」既寤，翁疑不自釋，坐而待旦，徐步於庭皋。已而德民果至。翁相與執手大笑，且言其故。德民曰：「此殆翁之壽徵乎？」於是命善書者揭之楣間，以符神之貺。先生之文，行於國中，流及海外，翁旦旦慕之，願求記其事。』

余曰：『聲聞過情，君子之所耻。予本不能文，汰哉，子之見許也！敢辭。』德民請之益力，乃與之言曰：『《周官》有占夢，所掌凡六：一曰正，謂無所感動，平安自夢也；二曰噩，謂

驚愕而夢也；三曰思，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也；四曰寤，謂覺而道之而夢也；五曰喜，謂喜悅而夢也；六曰懼，謂恐懼而夢也。今翁雖近耄齡，內養外充，精神恬熙，物莫敢撓，所謂噩、思、寤、喜、懼五者，咸無有焉。其或出於正夢者歟？若正夢者，則事幾之所形，休禎之先兆也。古之人，有夢與九齡者矣，有加以三齡者矣，其後皆驗。王者之與士庶人，其位雖有尊卑之殊，夢之感通，理實一也。翁之夢，將有得夫耆年者歟？雖然，壽居《洪範》五福之首，而詩人之相頌禱，一則曰壽，二則曰壽，其故何耶？苟非壽焉，則夫多子孫也，膏粱錦綉之爲食與衣也，谷量馬牛而斛量珠也，將焉用之哉？將焉用之哉？所以人人莫不貴夫壽者，蓋以此夫！矧「衍」之爲義，從「水」從「行」。水之行，能長流而不窮。「齡」即年也，翁之年，自耄以流至期頤，宜未有艾也。至理斯寓，有開必先。神人之見夢，其誠不可誣哉！予所居，與翁鄰郡，它日獲歸休，當乘款段馬與德民謁翁於東山之上，歌三壽作朋之詩，奉觴爲翁壽，尚未晚也。德民以爲何如？」

德民曰：『先生之言至矣。』

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

郡府之設教授，自宋之中世始，然不輕以畀人。嚴立試法，即舍人院受題，呈大義五道，文人等者，方白省臣用焉。復慮無以統臨之也，別設官提其綱要，司其舉刺，驗其惰勤，而惟恐有

不及。至於閭里有出爲句讀師者，亦必從所隸屬，陳試經義，弗悖于理者，始聽。其法至詳且密矣。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爲教，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。嗚呼！可謂難矣。

近代以來，急於簿書期會，而視教民爲悠緩。司學計者，以歲月序遷。豪右海商，行賕覓薦，往往來倚講席。雖有一二君子獲廁其中，孤薰而群蕩，一鼓吻，一投足，輒與之枘鑿。唯彼飲食是務，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，日夕與居。是故稍勵廉隅者，不願入學；而學行章章有聞者，未必盡出於弟子員。論至於此，寧不爲之長嘅。

今我皇明，一遵三代爲治。初入小學，習以禮、樂、射、數。及升大學，則明修己、治人之道。且爲之擇師尤慎。府設教授一員，必試經義於銓曹，文既中格，然後白宰相署牘，俾權教職。三年有成，始令爲真。其視宋益加密矣。四方風動，無不淬礪濯磨，以思顯所學。

當是時，越有翁君好古，舊以名經舉進士，兼工古文辭。有司薦之于朝，將官于州縣，好古以目眚辭。衆惜其才，不忍聽其去，乃試教官，用爲廣州教授。瀕行，陶參政中立、朱太史伯賢，既各有序贈之，好古復來徵予言。

予聞之師曰：『牧伯以政爲治，校官以教輔治。』其職蓋鈞重矣。夫以一韋布之儒，獲際昌辰，與牧伯分庭抗禮，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，誠非細故哉！好古之行也，靈承皇上法古興學之意，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。閭里之句讀師，必月會之，授以彝倫大義，使漸摩誘掖之，庶幾相率而爲進德之歸。時雖不設提舉官，而府尹之統蒞，部使者之所覈實，其法尤嚴也。豈無以